

仰代信时的文明

——中西文化的趋同与差异

肖萍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ISBN 7-5006-3254-1

China

幼狮文化书系

信仰时代的文明

——中西文化的趋同与差异

CIVILIZATION OF BELIEVING AGE

朱狄 著

A0918435

中国青年出版社

第一章　神圣世界和世俗世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节　垦荒活动标志着混沌状态的结束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混沌”一词有许多不同的意义，有的作为天地不分之前的一种形容词；有的作为宇宙产生前混乱状态的一种神格化；有的则作为一种寓言化的形象。“混沌”一词最早镶嵌在盘古神话中，它出现得非常晚，直到公元222—280年三国时代才出现，《三五历记》：“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百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而比它早的从《天问》到《淮南子》都未见“混沌”二字，只见“冯翼”，《天问》：“曰遂古之时，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淮南子·天文训》：“天地未形，冯冯翼翼。”冯翼，指大气运动的一种状态，在天地尚未成形之时的一种状态，后来才用混沌一词去替代它，意义相同，这是混沌一词最基本的涵义，它是“冯翼”的同义词。《老子》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王弼注：“混然不可得知，而万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不知其谁之子，故先天地生。”这里所谓的混成，也就是构成万物的一种原始物质。

其次，是神格化的混沌。《山海经·西次三经》：“天山有神鸟。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混沌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也。”毕沅注：“江读如鸿，春秋传云：‘帝鸿氏有不才子，

天下谓之‘混沌’”。《神异经》：“昆仑西有兽焉，……名为‘混沌”’。这里所谓的混沌，其实都是神名。第三，就是庄子所说的寓言化、哲学化了的混沌。《庄子·应帝王》：“中央之帝为混沌”，这个混沌和《山海经》中的混沌相似，也是无面目的，由于时间之神倏和忽的错误加工而给害死了。不过，从原始思维的特征来看，这三种混沌的用法似乎都太哲理化，它不像是原始人应该有的想法，那么混沌的观念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它的原型究竟是什么，就神话本身而言，是找不到答案的，正如屈原所说，上下未形，谁由考之？因此，它的原型必须从其他途径去加以寻找。

《拾遗记·夏禹》说：“远古旷代，事异神同”，许多民族的创世神话都曾出现“混沌”的概念，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曾把混沌看作为“原始的混合”，这一看法有着广泛的适应性。推测起来，混沌观念的这种世界性的雷同，其中必有缘故。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才能使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人们在长期的神话传说中保持这个词的内涵的一致性呢？其中究竟哪些因素是原生的，哪些因素是派生的？

乍看起来，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可靠的回答：原始人在思考世界从何而来之时，他们所想的几乎完全一样，那就是“无”中不能生“有”，由此，他们才去寻找能构成万物的因素，那种被后来的哲学家称之为“始基”的东西，原始人则称之为“混沌”。但明显的事实是，把万物之原归结为一种单一物质的思想，对原始思维来说它仍然显得太抽象、太深奥了，因此它不可能是真正原始的。不难设想，原始思维的真正对象大都是具体的、并且是常常重复发生的。对原始人而言，混沌首先应该是一种看得见的东西，那么它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创世神话都有一个相似点：混沌是指天地

未分开之前的一种状态，只要天地一旦分开，也就意味着混沌的结束。神话是想象的产物，要想从一个形容词中直接寻找到它的原型是不可能的。G. 汤姆森（G. Thomson）在《古希腊社会研究》中曾经根据美洲印第安人关于宇宙起源论的分析，认为神话中所谓的天地未分，应该追溯到部落最初划分为两个互通婚姻的部分的记忆。这种看法究竟有多大的普遍性是另外的问题，但它的思路却具有启发性，因为它跳出了就混沌论混沌的传统解释的框框。

实际上所谓把天地分开，在许多情况下指的是一种垦荒活动，例如在巴比伦的创世神话中，马尔杜克（Marduk）杀死了代表混沌之神的提阿马特（Tiamat），并用它的身体创造出大地和人类。而在最古老的马尔杜克画像中，他被描绘成手持三角锹或锄的神灵，创世活动明显被比喻成一种垦荒活动。希腊的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原型是古代迈锡尼的神祇，她被认为是犁和耙这两种最重要垦荒农具的发明者。这些古老的神话都在向我们暗示出最早的宇宙秩序是和垦荒活动相关的，它是垦荒活动的结果。在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中，代表混沌之神的伊米尔（Ymir）被奥定（Odin）所杀，他的身体造成大地，他的血液造成海洋。所以在原始人看来，所谓混沌也就是一个未经开垦的世界。它和那种人化了的世界是有很大区别的。

世界上所有最原始人类几乎毫无例外地要依靠狩猎和采集来维持生存，而无论是狩猎还是采集都不能固定在一个地方，他们的狩猎半径和采集半径几乎随时都在变换，初到一个地方，所有那些荒无人烟、未经人类涉足过的不毛之地所显示的陌生性，都相似于混沌状态。所以，混沌的最初原型应该是指未被开垦的、甚至是未被涉足过的土地。这种看法绝非无中生有，在一些神话传说中可见其端倪。例如《淮南子·精神训》："古未有天地之时，惟象无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闵；濆濛鸿洞，莫知其门。有二神混

生，经营天地，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所谓浡濛鸿洞，也就是混沌不分的状态。而天是无法经营的，所谓经营天地，无非就是开垦荒地。一些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他们的主要功绩之一就是垦荒。《管子·揆度》：“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乘天势以隘制天下，破增薮焚沛泽”，《风俗通》：“泽沛者草木之蔽茂，禽兽之所匿也”。《商君书·画策》：“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杀兽，人民少而木兽多”，为扩大生存空间，垦荒在所难免，而每一块土地都是由一个地祇看守着的。《周礼·春官·大宗伯》：“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职。”故在甲骨文中，古人对土地进行测量时，要对“大庚”进行祭献活动，《诗经》中这类记载不少。如《小雅·信南山》、《大雅·公刘》中都有这方面的记载。《周礼·地官·大司徒》：“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面制其域。”郑玄注：“土其地，犹言度其地。”古人把土地的测量看作是建邦立国的一件头等大事。空间的世俗化使它能和混沌状态相区别，所谓人化的自然也就是世俗化的自然。世俗化的第一步就是垦荒，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划出神圣化的空间区域。

在原始的荒漠中，天地在地平线上连成一片，所以在原始人看来，天地是不分的，这就是混沌的原型。只有地面上出现的人造建筑物才能划破地平线上天地的联结。维柯曾经谈到，拉丁人把翻土板叫做 urbs，古字城市 urbum 就是从它那里来的，最初的城市都建立在耕种过的土地上，“从这些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叫做 arae，即‘祭坛’”，在古罗马时代，当时开垦过的土地就是最初的祭坛，而垦荒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建筑祭坛或神庙。古代日耳曼人崇拜天神的圣地就是指森林中一片铲平的隙地，“当时开垦过的土地就是世界上最初的祭坛”，“最初的崇拜就是竖立祭坛，……土地的疆界就是以这种方式定下来和维持住的。”[1]很明显，翻土垦荒，建立城市，修作祭坛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直到中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纪的欧洲，城墙在宗教仪式上仍然被认为是抵御魔鬼、疾病和死亡的一道屏障。

当原始人类开辟一块荒地后，可能要竖立一根柱子作为该地已经被神圣化的标记，在甲骨文中，“土”字作“丄”，即在新开垦的土地上竖立一根柱子，以此作为它被占领的标记。这在古代神话中也有所反映。《国语·鲁语上》：“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这里的“柱”，显然已经被神化，它成了农耕始祖的象征。

《山海经》中，“无草木”是出现得最频繁的词，竟达 80 多处，《大荒经》中虽然没有出现“无草木”一词，但却频繁出现“大荒之中……”的句型，可见，荒无人烟、寸草不生是原始地貌的一个最普遍的特征，所有这些未经开垦的区域，实际上都相似于混沌状态。而那种能打破地平线的原始建筑物就无疑成了结束混沌状态的标志，这种建筑最晚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普遍开始。在我国甘肃秦安大地湾曾发现最早的村落遗址，所建房屋共 130 多座，其中编号为 F307 的房屋遗址，据碳 14 测定，距今已有 7300—7800 年。湖南澧县城头山也曾发现距今约 4600—4700 年新石器时代的古城遗址，环绕这座古城城墙的是长 1000 米、宽 10 米、深 3—4 米的巨大壕沟。据考察发现，该城墙在建造前曾建造过祭坛，并举行过祭祀活动。这种城墙、祭坛和壕沟三者共建的现象在后来一直被继续着。例如在山东桓台县最近也发现了这种共建现象。

要发现最早的祭坛遗迹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早在 30 年代，李济先生在一篇有关安阳的发掘报告中谈到，在殷墟的发掘中，曾发现一处纯黄土，绝对不掺杂他种泥土的大台基。萧兵先生在《黄帝为“璜帝”考》一文中认为它是黄土崇拜的痕迹。这个黄土

China

台基很可能就是殷代的祭坛遗址。1994 年在浙江海盐西桥镇发掘出一座土筑祭坛，东西长 200 米，南北长 80 米。祭坛最高处高约 4 米，距今已有 5000 年。其中的祭坑也填满了纯净的黄土，它是否是黄土崇拜的痕迹很值得研究。80 年代，我国浙江余杭瑶山发现与墓葬复合的祭坛遗迹。祭坛由红土台、灰色围沟、砾石坎三部分组成，面积约 400 平方米。座东朝南，中心的一块红土台边长约 5。6 米。四周是宽约 2 米的围沟，遗址有 12 座墓葬，据专家们推测，墓主的身份与祭坛有密切关系。他们生前可能就是巫师之类的神职人员。出土的玉器上刻有神秘色彩的神徽图案。

古代早期的祭坛是十分简陋的。《诗经·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晋书·天文志上》释"灵台"："明堂西三星曰灵台，观台也，主观云物，察符瑞，候灾变也。"灵台即祭台。"不日成之"的祭坛可以看作是早期神庙的雏型。有时祭坛的建立还伴随着人祭，1995 年，我国山西垣曲商城遗址发现 3500 年前的椭圆形祭祀坑，鹅卵石下有一具人骨架，《礼记·月令》："九门磔攘。"孙希旦集解："磔，磔裂牲体也。九门磔攘者，逐疫至于国外，因磔牲以祭国门之神，欲其攘除凶灾，禁止疫鬼，勿使复入也。"这具人骨架当是磔攘之祭的首次发现。我国新石器时代所发现的原始祭坛都是露天的，有土筑的、石块叠加的和土石混合的三种形式。1994 年在浙江海盐西桥镇发掘出一座土筑祭坛，东西长 200 米，南北长 80 米。祭坛最高处高约 4 米，距今已有 5000 年；1994 年又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一座红烧土祭坛，平面呈圆形，直径为 3.4 米。距今已有 6000 年；石质祭坛曾在内蒙包头阿善西台地发现，共有石块叠加的圆形祭坛 18 座，最高为 2.1 米，距今已有 4800—4300 年；在内蒙包头还发现三处土石混合的祭坛，距今已有 5000 年。在辽宁东山嘴发现距今 5000 年的大型祭坛，东西长 11.8 米，南北长 9.5 米，并

出土了大量的陶塑女神像，在辽宁牛河梁也发现了女神庙遗址，并出土了一些泥塑头像和一些动物的塑像。有的祭坛已初具天圆地方的象征意义。

可见，维柯上述说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至于《韩非子·五蠹》所说“构木为巢，以避利害”之类的原始建筑无疑将产生得更早。古代最古老的城墙是很难保存的，但是壕沟却比较容易保存，它成为古代市镇建筑的一个最重要的见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经谈到由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是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古人在建造城墙时，往往要先挖壕沟并建造祭坛或神庙。而要建造任何一种建筑物首先必须垦荒。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一块荒地被开垦之时，常常要举行一种象征创世活动的祭礼的原因。“因为只有神才能给于混沌状态以形式和准则”。[2]实际上早期人类的垦荒活动才是神的创世活动的原型。人奉献给神的愈多，他自己保存的就愈少。一切的原始垦荒活动都被转换成了神的创世活动。不仅神庙是供奉给神灵的，一切原始垦荒活动的功绩都被归结为神的创世活动。因为垦荒活动被神圣化为一种神的创世活动，所以古代帝王不得不把它神圣化、制度化和仪式化。《管子·轻重甲》：“今君躬犁垦田，耕发草木，得其谷矣”。

按照苏美尔人的神话史诗《恩努马－艾利希》（Enuma－Elis），拉赫穆（Lahnda）和拉哈穆（Lahamu）从混沌之中最早出现，他们是双生的神灵，代表着形成大地的淤泥，很明显，这里淤泥就相当于混沌，在古埃及神话中，创世者被认为是从混沌状态的水中出现的，一则埃及神话说，宇宙在被创造前原是一片混沌状态，洪水覆盖着大地，世界漆黑一团，也不存在任何神祇，后来，一个泥岛出现在水中，这也就是第一个神龛的所在地，巨匠造物主（Demi－Gods）在黑暗中出现，他拣起一根芦苇杆插在水

边的泥土中，这里变成了一道由芦苇围成的墙，它就是埃及最早的神庙。它既是创世活动的发源地，又是生命的发源地，混沌状态从此结束。建于公元前四世纪的菲莱神庙（The temple of Philae）在埃及神话中被认为是一种创世活动的产物。“菲莱神庙建立之前，世界上根本一无所有，整个地球尚处于黑暗和朦胧之中。”[3]是神庙的建造结束了世界的混沌状态，它的出现本身就是创世活动的标记，宇宙秩序从这里开始。在古埃及伊福德（Eduf）神庙中的“多柱厅”中的圆柱被认为是再现了混沌初开之际一根根的芦苇杆在原始岛屿中出现的景象（见上图）。



在古埃及，丈量土地的单位厄尔（ell）是专门用于神庙规划，并献给掌管土地的月神透特（Thoth）的。在古希腊，按照荷马时代的观念，是地母该亚（Gaea）第一个从混沌之中分离出来，她是大地之神。地的分离意味着混沌状态的结束。在古罗马有关测量土地的著作中，划定疆界的事最初是由罗马神话中的主神朱庇特（Jupiter）掌管的，并直接和创世活动相关。“一旦界线被划定，由树篱围起来的空间，就直接由一个神灵所占领。”[4]所有这些都隐隐约约地向我们表明，在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巴比伦神话和希腊神话中，混沌状态就是大地产生之前的一种模糊状态，它的原型就是未经开垦的土地。《创世记》中，上帝先创造了地，后创造了太阳，地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古印度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在吠陀时代，人们普遍认为是创世神生主（Prajapati）使世界秩序进入有序的普遍溶合，从而斩断

China

了混沌的世界秩序。当一块土地首次被耕种时，人们就要讲述众神在太古时代耕种这块土地的传说，有关混沌的神话，大概就是这种传说的一种。在《吠陀》中，供奉给火神阿耆尼（Agni）祭坛的建造，首先要由对一块土地的合法占领所组成，而阿耆尼祭坛则是对创世宇宙的微观模仿。[5]开垦土地、挖掘壕沟，建筑城墙，建造神庙，也就意味着混沌状态的终结，原始的荒原首先通过开垦而被秩序化，而后才被用作神的居所。正如《礼记·礼器》所说："因吉土以飨帝于郊"。一篇苏美尔人的文献曾说：诸神创世之地，即羊群和谷物的发现地。[6]当斯堪的纳维亚人开始占领冰岛时，他们用 Landnama 一词去表示他们的垦荒活动，意思即通过一种创世活动，把混沌状态转变为一种宇宙的和谐状态，而并不仅仅把垦荒看作是种世俗活动。反过来说，除非举行一种结束混沌状态的祭礼活动以复现原始的创世活动，否则对土地的占领还不是合法的占领。

混沌象征着未开垦的土地，这一点甚至在非洲神话中也可见其端倪。祖鲁人（Zulu）的创世神话认为，在创世前宇宙只是一片沼泽，在北方有块叫乌兰加（Uhlanga）的陆地，它长起了许多芦苇和灯芯草，它们的色彩各不相同。一天早晨，天神乌维林卡奇（Umvelinqangi）从天而降，并和乌兰加结婚，他们用不同色彩的芦苇和灯芯草制成了男人和女人，最早的人类就被称之为昂克乌昂克乌（Unkulunkulu），他们的子孙就成为肤色各不相同的民族。这一创世神话非常类似于希腊神话中天神乌剌诺斯和地神该亚相结合的情节，这里虽然没有出现混沌的概念，但沼泽地实际上也就相当于混沌状态。

列维—斯特劳斯曾指出：一个神话不是从它所反映的当时或古代的制度中取得意义，而是从它在一个转换群（transfomational group）中与其他神话关系中取得其意义。[7]要想复原某一神话的

原始意义是很困难的，但寻找某些观念由哪种意义群转换而来，却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混沌的观念如此普遍，想来必有其史前现实生活的基础，除了原始的荒原之外，很难想象还有哪种情况要比它更接近混沌状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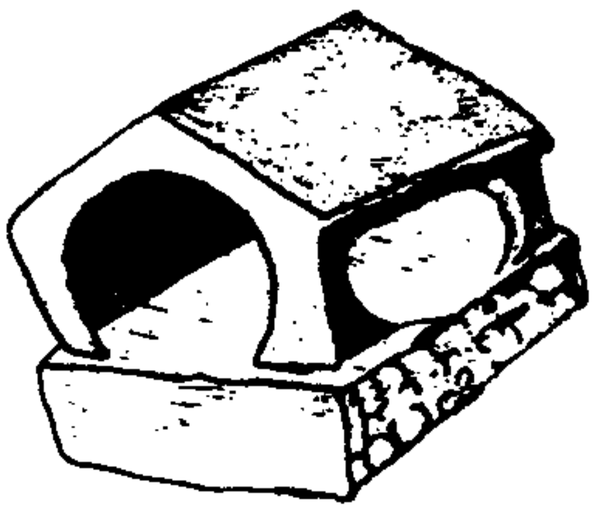
世俗的空间是均质的，中性的，其中并没有一块特殊的地方在性质上和它所从属的漫无边际的空间有任何区别，在通常的意义上，一个建筑师可以把某一区域划定为一块建筑空间，但它和其他空间之间仍然毫无区别。然而神圣空间则完全不同，在古人看来，空间并非是均质的，相反，原始的垦荒活动把空间分割成一片片的不同区域。随着混沌状态的结束，神庙的建立，空间被分为了两个对立的部分，即世俗空间和神圣空间。神庙的门槛成了区分这两种不同空间的分水岭。

马丁·路德（Mertin Luther）说过："我们的上帝是一座坚固的堡垒"，上帝的堡垒就是神圣化了的建筑物。《旧约全书·出埃及记》：上帝对摩西说："摩西，摩西，我在这里。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古兰经·仪姆兰的家属》："吉祥的天房、全世界的向导。……凡入其中的人都得安宁"，在神圣的空间里，会说话的人必须学会沉默，以便能去倾听一种更神圣的声音。

在神圣空间的内部，仍然还要进一步划分神职人员进行活动的最神圣的领域和一般善男信女礼拜的领域，所以，神圣空间本身还可能分成各种不同的等级。神圣空间出现了。它在性质上不同于空间的其他部分，它是一块禁区，人的脚不能随便践踏的圣地。它和环绕它的无形式的茫茫一片的世俗空间是对立的。空间被人为地分割了，它的非均质性为两种空间的重新划分创造了条件。神圣化的空间粉碎了空间的同质性，而祭坛或神庙就处于这个神圣空间的中心。一个祭坛或一座神庙也就是一个神圣空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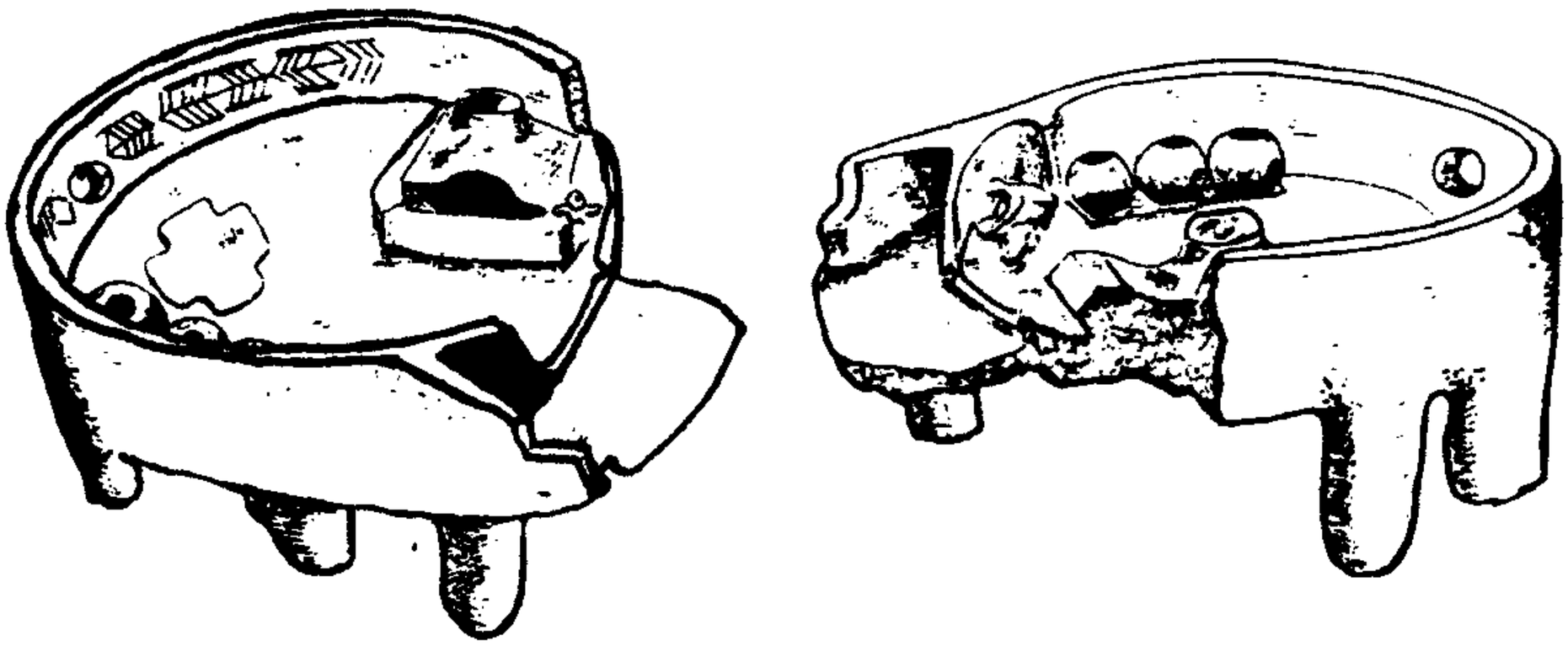
坐标，一个可以为万物指定方向的坐标。

最早的祭礼也许根本就没有祭坛，祭坛之类的专门祭祀场所是在祭礼高度发展起来以后，而且常常是为了定期举行祭礼仪式而设的。美国考古学家玛丽亚·金博泰斯（MarijaGimbutas）在她的著作中曾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欧洲最原始的祭坛的模型。[8]由于有的祭台模型是陶制的，因此比较持久，从新石器时代一直保存至今。例如，在匈牙利的塞格德（Szeged）附近和斯洛伐克的布兰奇（Branc）附近都曾发现过由古代神庙留下的中心柱坑，旁边还有一些明显带有宗教意义的小型雕像，它们像是在庆祝神庙落成时用的，但神庙的细节已无法复原了，唯一能够使我们比较清晰地推测古代神庙，神龛或祭坛的是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模型。



图为在罗马尼亚东南部伊兹瓦雷莱（Izvoarele）发现的无柱神庙模型。它制作于公元前4500年。考古学家根据这一模型推测，它无需木柱来支撑，可以以未经烧结的土坯来砌成。在希腊北部色萨利（Thessaly）也曾发现一件由四个宽大拱门构成的泥质神殿模型。在乌克兰西部波普德尼（Popudnia）发现的泥质神殿模型自20世纪初就已非常著名，它属于库库特尼文化（Cucuteni culture）晚期。它是由M. 希姆尼（M. Himner）在1912年发现的。整个神殿模型是由四个圆筒形泥柱所支撑，可以以此推测，当时这类建筑是建在木桩上的，甚至可能建在湖面上。通过圆柱把整个神殿抬高的做法很可能是想提高其神圣性，从而与一般的居民住房相区别（见下页图）。

事实上，已经发掘出的上百座库库特尼文化期的居民住房没有一座是建在木桩上的，波普德尼神殿模型由几间主要房间和一个由小型围墙围起来的平台所组成，在它们之间是一个带有门槛



的长方形入口处，右面是一座长方形的炉灶，它建在平台下，炉灶边有个妇女雕像，隔开一垛墙，另一妇女在碾磨谷物。这类形象在古埃及神庙中也可见到。其目的主要是制作祭献的食物。靠近磨石的地方是一小块凹地，是储存谷物的地方。靠墙还有三个大陶罐。这种十字形的平台在其他库库特尼文化的住房中也可看到，是向神进行祭献的场所，但也是一种象征符号。内墙上还装饰了黑色的棱形图案，这个模型由于没有屋顶，故其内部结构一目了然。但当时真正的神殿应该是有屋顶的。

在摩尔达维亚的萨巴蒂诺夫卡（Sabatinovka）也曾发现库库特尼文化残留的神庙，它包括一个泥质的祭坛，祭坛上放着各就各位的造型形象，大概建于公元前 5000 年。这些实物被鉴定为：1，铺路石；2，泥质炉灶；3，泥质祭坛；4，泥质神座；5，各种小型雕像；6，一组瓶罐，包括一个装满了烧焦的公牛骨头的盘子。这个残留的神庙占地约 70 平方米。其人口处曾发现一件骨质雕像。神庙各部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祭坛上一座女性雕像的左侧有一只小火盆，可能是用来焚香的。这座神庙共发现 32 个雕像，它们大都简化成具有粗肥的大腿和蛇形的头。少数雕像肩膀上有穿孔。手持小蛇或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绝大部分无手臂，磨盘和坐姿，使人认为谷物的碾磨可能和巫术有关。下图为神庙遗址。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ina